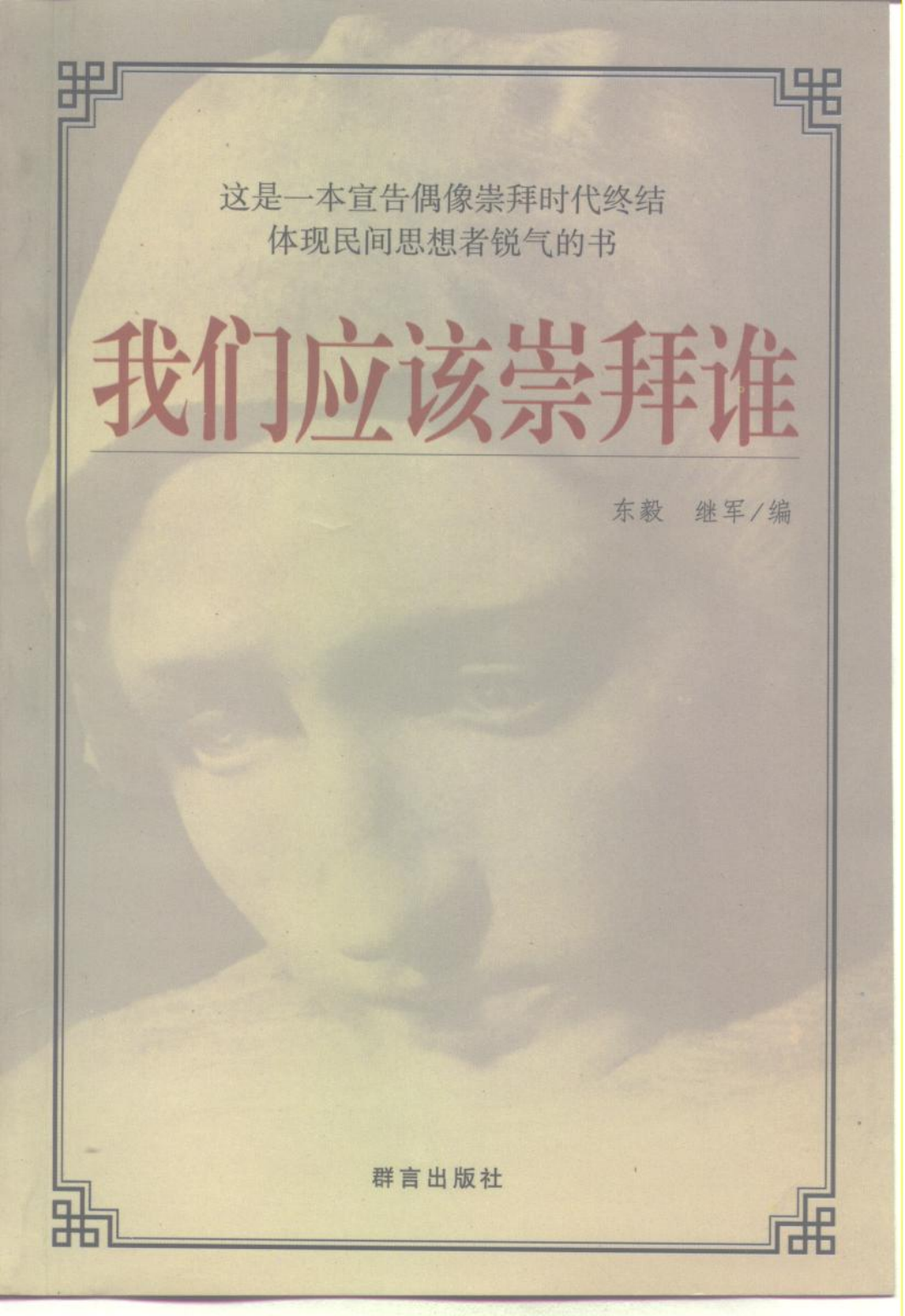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宣告偶像崇拜时代终结
体现民间思想者锐气的书

我们应该崇拜谁

东毅 继军 / 编

群言出版社

这是一本宣告偶像崇拜时代终结
体现民间思想者锐气的书

我们应该崇拜谁

东毅 继军/编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应该崇拜谁/东毅,继军编.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2

ISBN 7-80080-269-8

I.我…

II.①东… ②继…

III.文艺批评-中国-文集

IV.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956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天津市海光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48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天津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G·162 定价:16.00元

目 录

1 崇拜与上帝在场：人界·天界·物界

——《我们应该崇拜谁》序/闻树国

8 我们应该崇拜谁/白牧

14 名人论(外一篇)/光启

21 盛名、炒作及其他/丁大同

41 令人疑惑的作家/管卫中

46 文坛综合症/安黎

53 致马丽华女士的一封公开信/阮着陆

56 对话“钱钟书热”/王晓华 葛红兵 姚新勇

64 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韩石山

74 驳季羨林先生论中西文论/余杰

82 太阳下的清供

——给张中行先生上课/麦克

87 没有窗，哪有“窗外”

——琼瑶要把女孩的心导向哪儿/李敖

130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李敖

134 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

——“金庸热”的反思/马俊华

- 144 何“热”汪国真/叔绥人
- 147 开导王朔/陈村
- 158 汪曾祺的“重复”/奚磊^四
- 162 怎样做一个不成功的小说家
——以柯云路的《超级圈套》举例说明/
陈斯言
- 168 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王强
- 180 余秋雨教授的上、中、下三策/李庸
- 183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余杰
- 207 梁凤仪——请您“悠”着点儿/梦石
- 214 关于《岁月随想》的随想
——兼为赵忠祥“号脉”/工木
- 222 刘晓庆“皇帝的新装”/赵少钦 王俊
- 236 《武则天》·刘晓庆/梁晓声
- 241 答古月问/李庚辰
- 245 《凭海临风》，一本难得的“注水书”/成志
- 250 “解说”宋世雄/晓林
- 252 韦唯的“爱”与“奉献”/巧灵
- 258 拿明星找把乐/掌柜
- 261 别闹了，名人/东毅 继军
- 267 后 记

崇拜与上帝在场：人界·天界·物界

——《我们应该崇拜谁》序

闻树国

起初，我答应为这本书写序，纯粹是因为这个书名的关系。因为在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崇拜的批评以后，我立即就想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甲：批评是什么？

乙：是正确的标准的上帝。

甲：上帝是什么？

乙：是信念。

甲：信念又是什么？

乙：公正。

甲：那什么是公正呢？

乙：上帝给予我们的批评的标准。

甲：……

如果继续问答下去的话，那么肯定是循环式的了：

甲：那什么是公正呢？

乙：上帝是公正。

甲：上帝在哪里呢？他真的存在么？

乙：存在于我们的信念里。

甲：我们的信念从哪里来？

乙：从批评的信心中来。

甲：批评的信心又是什么？

乙：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开放性世界。

甲：……

照这样问下去，就成了那段古老的民谣了：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
讲的啥故事？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

这种循环式的问答和思考，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人类关于宇宙是一个奇妙的圆的解释。哥白尼早在写作著名的《天体运行论》的时候，就坚决地说过：“因为只有圆运动能回复物体原先的位置。”而按圆的轨迹运动着的物体，它的位置永远不会固定在某一点上，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地球的位置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对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的回答，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并非是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是虚无的，是永远也不会有正确、统一的结论的。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说，真理也是有发展的，正如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又发展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真理如果凝然不动，那么它只是一棵枯死的老树。

按照哥白尼的解释，可以作一次这样的想像，比如：假设这个时候，我们在地球上随便选一个点，然后就作直线运动，径直地走下去——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走动，或者，假设还有一个“我”，在我们走后仍然滞留在起点上，等待着已经走出去的那个“我”的归来。但是，许久以后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起点上，与等在那里的那个“我”重合。这使我们感到格外地惊异：一直都在作直线的运动，为什么却走成了一个圆？因为，据哥白尼讲，“在月食时可以看到，大地的影子正是一条理想圆弧”，而“大地的形状正是哲学家想像中的完美的圆”（哥白尼著：《天体运行论》）。兴许正是基于此种理由，哥白尼才由衷地赞美圆，阿根廷的作家博尔赫斯也对圆格外地情有独钟，而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对于圆的叙说。

但是，正如“运动是不均匀”的一样，真理肯定也不是“圆”的；而对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与批评，当然也不该是“圆”的。可是，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领域里的批评，全都球儿一样的圆，为什么？

我以为，这首先是一种“惯性”，其次是一种“惰性”，再次则是一种“天性”。

惯性是属于人界的；

惰性是属于物界的；

天性是属于天界的。

然而，其全部的原因，都来自于崇拜。

我们究竟应该崇拜谁？

这个问题提得好。但是，我们不要急于回答：这是苏格拉底式的问题的“圈套”？还是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的“迷魂药”？而卡莱尔式的英雄的崇拜，对于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又显得有些过热。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崇拜问题无所适从，事实上却是人的或人类的崇拜无所适从。

神学家们喜欢把存在于人和上帝之间的种种关系，叫作“关联域”，比如“上帝是主，人是他的造物；上帝颁布律令，人必须听从；人违犯律令，上帝惩罚逾越；但上帝爱人并愿意饶恕人的逾越行为，只要人满足信仰的忏悔的条件”（奥特著：《不可言说的言说》）。这一问题的本质，我以为还是崇拜。如果允许我作海德格尔式的表达，应该是这样的：崇拜是崇拜者和崇拜对象所赖以栖居的地盘；在这块地盘上还栖居着它们的“邻人”——批评。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达，则是：崇拜者经由对于崇拜对象的批评而到达它们的栖居地——崇拜。这就譬如哥白尼对于地球的圆的解释：随意地在地球上选择一个点走下去，然后又回到这个点上来——美丽而壮观的弧线。

这就又牵扯到了概念的问题。我们先把这里的几个概念界定一下：崇拜对象是一种偶像的存在；崇拜指的是一种行为；崇拜者则是崇拜对象经由崇拜而抵达的目的地。这里的全部关系，正体现了神学家所说的“上帝在场”。上帝在场，这一说法所要表达的，仍然还是一种人的信念。上帝与崇拜，只是信念这个词的换一种说法，在成

为行为以前，它们都拥有一样的身份：词语。只有在发生这样的关系之后，它们才有意义：崇拜者是崇拜对象的本源，崇拜对象又是崇拜者的本源；而先于它们之前存在的第三者，是崇拜，也就是崇拜这一词语意义所要表达的内涵本身。而作为它们大家的“邻人”存在着的，是批评。据此，就有了我们如下的理解及其阐释：

崇拜对象属于天界；

崇拜者属于人界；

崇拜属于物界。

天界是一种天性；

人界是一种惯性；

物界是一种惰性。

这里的所谓“是一种”，应该是“存在着”的通俗表达。而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它们的“邻人”——批评。批评在这里通常有两种属性：积极与消极。无论是崇拜对象还是崇拜者，都是通过崇拜行为而现身的；而崇拜本身则是依靠批评而显现的。批评是崇拜者对于崇拜对象的选择过程，最终为崇拜所体现。

于是就产生了我们所运用的哥白尼的理论阐释：批评在崇拜过程中的循环。在这里，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整个地球看作是崇拜；崇拜者是站在地球的任意一点上，正在准备出发去寻找崇拜对象的那个人；当那个崇拜者一经起步出发的时候，其身份即刻就转变为批评，或曰角色的转变，这个时候，崇拜者就譬如批评脱在他的起点上的一身衣服；而对于崇拜对象的寻找，则是他（批评）

走在地球上的全部过程；当批评在寻找过程中，无意中又发现了自己脱下的那一堆衣服的时候，才突然地觉悟到，原来自己又回到了崇拜者的起点。批评原是以为自己走了一条坚硬的直线，没料想却是画了一道美丽的柔媚的弧：令人迷惑的循环，一个充满了惯性意义与惰性色彩的怪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我以为，是批评没有自己的信念。因为所谓崇拜，是由批评以后而产生的，这以后才会出现崇拜对象。然而，事情恰恰相反，我们眼下所谓的批评，几乎全是在确立了崇拜对象以后，才去采取批评的行为的：崇拜超前，而批评滞后。这种批评的方式，是在物界属性的崇拜之中的循环，所以出现哥白尼式的地球之说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批评没有信念，因此也就没有骨气；批评没有骨气，说话就不真实；说话不真实，就譬如娘娘腔，让人从心里觉得不舒服。

批评为什么会没有信念呢？

首先，批评是隐蔽在崇拜之中的；也就是说，批评隐身在崇拜之中通常是不会显现真身的。当批评隐匿在崇拜之中的时候，就是栖居于人界的；而崇拜又是崇拜对象与崇拜者的中介体，它一方面要面对崇拜对象，一方面还要面对崇拜者。我们在此前已做了这样的规定：崇拜对象是属于天界的，它因此体现着天性；崇拜是属于物界的，它常常被惰性所体现；而人界里面却栖居着崇拜者，它是惯性的体现者。鉴于崇拜、崇拜对象和崇拜者之间的关

系，我们换一种使它们能够相互认同的表达方法：当人界面对天界与物界的时候，即是批评作为崇拜的替代者而面对天性与惰性。

一当批评来到天界面前的时候，它就是精神的；而一当它来到惰性之中，就成为物质的。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批评在于人界的属性，而为它的惯性所使然，一方面是精神产生的欲望，一方面则又是惰性产生的欲望。明确一些说，批评既想要这又想要那，批评的什么都想要一点的希求，使它的行为再不会纯粹。批评既要精神的满足，也想要物欲的充分，因此，批评不再纯粹。

正是因为这种理由，我以为《我们应该崇拜谁》这本书编辑得十分及时。批评应该有它自己的信念，说公道话，行仁义事，要时时刻刻让“上帝在场”；既不能置骂，因为这是理屈辞穷的表现；也不能护短，因为这仅仅是动物性的本能。所有这些，至于这本书是否做到了，我可以不置可否，但读者却不会像我这样温文尔雅——那就由读者去评说吧。

让读者去评说，并非是讲我们这些人就可以作“壁上观”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大声的喝吼：上帝在此！

那就让我们在批评面前发誓：让我们直接面对上帝，因为上帝是一种信念！

我们应该崇拜谁

白
牧

假——当今中国社会最严重的污染，也是中国第一大社会病。

如果您稍有文学修养的话，或许会不自觉地、下意识地感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梦幻般的童话故事里。广大的人群，对于高、低、美、丑区分不开，更不清楚评判事物的标准；社会角色已被人为颠倒，本该声名显赫的却无人知晓，胸无点墨的居然名利双收；假的四处泛滥，真的反而形单影只。各界的假名人欲取真名人的位置而代之，造名炒名异常兴奋，钓荣邀富，得势不饶人，似乎整个社会快被假名人承包了。

所谓假名人，是指完全不具备成名成家的起码条件，但又不甘于寂寞的伪君子。由于向来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胃口大得惊人，凭借各种关系、手段而达到人为出名的效果。靠人造人工得来的名气自然“含金量”极低，这种人只好暂称——假名人。

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是假名

人的共同特征。一个个生怕牛吹得不够大，恶心事做得还不够多，惟恐自己尚未家喻户晓，鸡毛蒜皮、芝麻小事也力求登头版上新闻，只要没被连踢带踹一屁股脚印子赶下台，就一律视观众为自己喝彩、捧场。仿佛唾骂交加依然粉墨登场的“大无畏”豪勇，才是成名、成大名的先决心理条件。大话疯话一喷出口，就自认已成事实，胡闹离谱的事只要敢干就坚信肯定确立；不学无术，满脑子垃圾糟粕，愣要混充文化名流，整辈子一本书都未从头至尾读过的无知之徒，竟然成了好几本书的著者、主编，明明是个俗不可耐的市侩，却饥饥渴渴地“立言”以求“不朽”……如此下去，把酒话、昏话、梦话当作名言警句出版、发表，也不足怪了。

在信奉胆儿大、厚颜、敢吹、胡干就有一切的假名人眼里，天底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权钱皆备，关系通畅，但凡这个世界上找得着的名堂，甭管多大，加诸己身，岂不易如探囊取物？哪怕是废物蛋一个，摇身一变照样跃升为社会的宠儿、众多场合不可缺的“吉祥物”。相比之下，不会吹、不肯炒、本本分分的规矩人反倒显得“弱智”了。

真是哭笑不得的时代，搞不懂是歇斯底里、精神分裂，还是混乱、倒退。难道这也是世纪末的标志？面对假名人的牵强拙劣的表演，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几幅漫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跻身足球健将行列，肺结核晚期病人荣登重量级拳王宝座；内八字、O型腿、脚丫子长得像烤山芋的丑小鸭“跳”上芭蕾皇后……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容易欺骗的，也是最好愚弄

的。”的确，不深邃、不理智、不具特立独行的性格，导致我们专门听信那些欺世盗名的小人骗子的鬼话，总不情愿接受科学和新知，却乐于偏信大气功师的“发功”与“外气”……我们危险的国民性不知还要保持多久？信仰什么？鄙视什么？该爱什么？怎样去爱？该恨什么？怎样去恨？这都需要一个博大的知识体系做后盾的。只有承载着全人类的知识精华，我们才能看清这个多变复杂的世界，才能试着去探索、分析、思考、发现、批判。

回头望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残茶剩饭已使中华民族包袱一天天加重，民族劣质基因异常牢固且绝难除根。近几十年，教育从属政治，也是政治的延伸，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把人类文明的精粹、世界成熟的经验法则、宇宙人生的真理，传授给每个人。因此，民智低下，混沌未开，芸芸众生光有躯壳并无灵魂。现今，遭逢社会转型，在信息化、都市化、工商化等西方观念的强烈冲撞之下，我们正迷失在呼吸与窒息，自救与自残的两难困境之中。对于小丑、野心家变化多端的脸谱，由于独缺真知这块试金石，一时真伪莫辨。若指责某君生性浅薄，愚昧透顶，上赶着挨骗上当，专门给假名人当义务宣传员，此人肯定大为光火，板起一副教训人的面孔：“你说我笨，你不也是中国人吗？”问得好！难道自我吹嘘，满嘴胡话，回避弱点，有错不说不改，才叫中国人吗？这是阿Q主义的当代翻版。没有自明自醒觉悟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对自身行为的荒谬毫不感知或死不认账，形同于有病不治坐以待毙。

国民无知、无真知是阻碍国家发达的主因，也是社会

改造的拦路猛虎。无知必信邪，无知必胆大，无知就等于没有大脑，必然闲得发慌，空虚无聊至极，非得挑几个炒糊了的明星、名人崇拜一番，以示品位高。本质上讲，一个人的名望和地位，不应低于更不可高于其所具备的实力。新闻炒作决定名气大小本是一种误导，票房价值怎能取代一切价值！

假设有一头驴，各类传播媒体大肆报道一番的话，它也会成为一头“名驴”的，甚至还会引发一场“驴热”也未可知，但是，随着宣传声浪的止息，或者又转向炒作一只狗熊，那么，关于驴的事情也慢慢无人提及了。这就是说人为操作的名，不论多么走俏，也无法永存。名人不是投机家眼中的股市，不会受时世的变迁而涨落的；真正的名人，是缔造人类文明的功臣，也是庸俗无知之辈难以读懂的“天书”。世俗影响力和所谓的知名度都不能当作科学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作为，顶着硕士、博士、专家、教授的帽子，也无法精确地反映真实的知识状况。名气与头衔都不十分可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不在少数。没有内在的实货，就迫切需要化妆、包装，因此，知识学问成了假名人人手一块的遮羞布。殊不知，学者的风雅，是巨大的才华、汪洋的汗水伴随着无数自我牺牲后的回报，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儿”活计，不具一丝一毫的模仿性。没有知识去仰慕知识，是可以理解的。但知识本身不会贬值为装饰品、化妆品，不可用作掩盖丑陋、无知的包装材料。其实，谁也包装不了自己，里边是大粪，外面浇上奶油的包装哲学，归里包堆只是一出恶作剧。腐朽的东西，无论何

时也神奇不了，鸡窝里永远飞不出金凤凰，纵然到了3000年，三个臭皮匠也合成不了哪怕半个诸葛亮。得真名的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条漫长的痛苦之旅。每个人的素质、智慧和潜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能例外。遗传学说实在太伟大了，任何权力和金钱均无法使一个傻子白痴变为绝顶天才，这也就是假名人最终必将遭人唾弃的科学根据。

崇拜虚假与虚假崇拜永远无法置换民族精神，倘若我们还有民族精神的话。事实上，中国大众的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易经》的年代。识假、防假谈何容易，大家的生活空间岂能沦为假名人上窜下跳的戏台。崇拜那些大而假的“名人”是在浪费生命，是个人价值的自我背离、自我丑化和矮化，我们已经退化到了崇拜什么、谁配崇拜都要现教现学的可怜境地。尽管假人窃据真人的位子，并不表明真屈服于假。翻开历史，您会找到许多答案，您更会被两三千年连绵不断的真与假、善与恶的永恒搏斗所震惊。君子倒霉，小人得志，构成了一部民族悲哀史。时至今日，历史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我们，和过去告别已很困难，对于假的伪的谁都无法回避，无法坐视其存在。假的伪的本不堪一击，让假人假货现形曝光，回到他们原本的位置上去。我们深知，那些无休无止猎取本不属于自己应得利益的人，放弃对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打劫是不可能的；我们更不敢奢望他们有良心发现的时刻。但仍想再做一次哪怕是无效的规劝：请给这些遭受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已久的众多可怜同胞留下最后已所剩无几